

在香港,虽然纯文学作品几乎无力与时下的各种“八卦”周刊竞争,但总有一群有心人,执著地热爱着纯文学杂志。

## 生存还是灭亡：香港纯文学杂志的尴尬

深圳特区报驻香港记者 徐柳媚

在香港文学历史长河中,香港以宽广的胸怀,在不同的时期,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与文学类型,曾经担当了文学救亡阵地,发挥了华人文学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作用,在华文文学历史中书下了浓厚的一笔,文学的天空因此格外耀眼,一批纯文学作品与杂志,如同繁星闪烁,熠熠生辉,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。然而,最近的二十年,纯文学杂志悄悄地进入了严寒的冬天。早前,备受关注的香港纯文学杂志《字花》资助被削减一事,揭开了香港纯文学杂志生存窘境的冰山一角。

在这个社会改革转型进入半商业化的时代,“生存还是灭亡”,也同样是让纯文学杂志纠结的一个问题。

1

### 《字花》的困惑

《字花》杂志发行量不大,但是它遭遇的困境产生的影响不小。

在香港,几乎所有的纯文学杂志社都无法靠自己维生,接受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是其生存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。而在香港艺术发展局近期公布的2010年“文学杂志资助计划”的结果显示,今年受资助的共有五份双月刊文学杂志,分别是《字花》、《百家》、《文学评论》、《小说风》和《新潮》,总资助额为192万港元,其中《字花》受资助的额度为50万元。

创刊已有五年的《字花》在香港是一份非常奇特的纯文学刊物,它由几位生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年轻文学爱好者创办,主要读者也以香港文学青年为主,自创刊以来至今,这份杂志每期发行稳定在1100份左右,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有忠实读者,这个成绩在香港实属不易。据杂志编辑邓小桦表示,去年《字花》受资助的额度为60万元,原本想乘着《字花》在市场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势头,希望今年能申请拨款100万港元,使杂志从双月刊转为月刊,但最后等来的结果却是削减资助10万港元。虽然他们联合香港文化界发起了联合签名活动,向艺发局提交具体的意见、以会面形式沟通施压,最终也未能挽回政府的最后决定。在《字花》编辑部看来,《字花》遭受削资打击,使得年轻一代的声音、视角、艺术取向,在现行建制中不能更好地反映,政府为何要“在这些贫穷而对文字和生活抱有热诚的人身上开刀?”面对如此的诘问,艺发局文学组委员会主席寒山碧也深感无奈。“政府的资助额度是有限的。”寒山碧说,今年香港艺发局文学组资助的总款项是350多万元,由于部分款项转至新增的翻译计划资助,杂志资助款额则由去年的228万元削减至192万元。今年的“文学杂志资助计划”共收到11份不乏高素质的计划,竞争激烈,基于资源限制,最后艺发局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分最后确定支持以上5份文学杂志。而《字花》打分排名为第五位,《城市文艺》第六,《字花》减少资助《城市文艺》则跌出受资助行列。

寒山碧一再强调,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机制公平、公正、公开,所有的评审委员均由抽签选出,并在网站上进行公示。“经费削减还有一个目的,就是要让这些杂志更快地自立,扶持他们的独立意识,减少对政府资助的依赖。”

《字花》的遭遇,对严冬里的纯文学来说,是一种无奈,更是一种必然。

### 种在试管里的“豆芽菜”

相比于香港政府对电影、音乐、艺术演出等项目成千上亿元的资助计划，区区 350 多万元的文学资助着实太显“孤寒”。由于要支付印刷、工资、稿酬等开销，香港受资助的文学杂志大都只能依靠资助勉强维生。每份杂志最多有一个主编和专职行政人员，资助计划明确规定资助内容不包括办公场地、租金、设备，因此大部分杂志社就是“家庭式作坊”。狭小的发行市场也使这些杂志在出版和广告市场上难展拳脚。

在姹紫嫣红的香港文化艺术大花园里，纯文学杂志只是几棵种在试管里的孱弱的豆芽菜，没有资助的阳光雨露，就只能枯萎死去。艺发局的工作人员透露，《字花》已经是生存时间最长的文学杂志了，其他很多杂志发行一两年就不得不自动停刊。

“从港英政府开始，香港一直都不太重视文学的发展。”香港作家联会主席潘耀明先生如此感叹。因为文学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，港英政府对于扶持香港文学发展一直心存顾虑，而香港回归之后，政府相关政策也未作出相应调整，仍然沿袭了港英时代的传统。不少有识之士批评，政府的漠然态度，使香港纯文学杂志发展前景堪忧。

而读者的大量流失也是纯文学杂志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局面。潘耀明指出，香港社会生存压力大，生活节奏快，竞争日趋激烈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人们没有足够的闲情逸致来细细品读纯文学作品。热卖的大多是流行文学或实用型书籍杂志，文字少，图片多，甚至出现了一些低俗鬼怪的内容，还有个别的书籍甚至有语言暴力和文字暴力倾向，缺乏深刻的思想水准。纯文学的目标读者群除了一部分涌入通俗文学阵营，更多人提前进入“读图时代”。漫画书，电影电视剧，电子网络游戏因其更加轻松的参与方式成为新宠。人们对于文字的依赖明显降低，阅读水准也大打折扣。

寒山碧也认为“传播方式改变的大趋势不可逆转”，同时，纯文学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不少作品出现两极分化，要么干脆读不懂，要么走向另一个极端——只要识字就能懂。正是由于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纯文学的种种不足，读者的失望情绪也日渐弥漫，不可避免地使文学杂志陷入窘境。

### 纯文学杂志出路何在

当电视与网络的喧嚣过后，人们总喜欢有短暂的宁静与反思，人类需要真、善、美的回归与滋养，这就注定了纯文学依然有它存在的空间与生机。在香港，在文化消费市场，虽然纯文学作品几乎无力与时下的各种“八卦”周刊争夺地盘，但总有一群有心人，在这座烦嚣的城市宁静自养，努力掘出一汨汨清清河流，执著地热爱着纯文学杂志，呼唤着纯真的回归。

潘耀明说，文学是艺术的源泉。例如走向国际的中国电影，不少在国际上获得殊荣的影片，都是站在文学的肩膀上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那些优秀的文学原著。他认为，香港政府不应本末倒置，花大力气资助电影发展计划、艺术演出计划等，而忽略对文学发展的支持。因此，香港文学界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，例如倡议在西九龙建立香港文学馆等。

“纯文学杂志生存困难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，不单香港如此。”寒山碧说。物竞天择，一种艺术形式如果不及时自我更新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与需求，必然要被新的东西所代替，这是历史的必然，艺术亦然。纯文学杂志的发展必须注入新的生命力，新的功能，更新概念，拓展内涵迎合新时代这才是纯文学杂志发展的必然之路。其实，今天，纯文学已不应该也可能仅仅蛰伏于书卷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一段优美的广告、一首悠扬的乐曲、一趟心灵的旅行、一段清新的文字，都可以发掘纯文学的元素，引发人们对爱与生命的思考、对和谐与宁静的诉求。